

||||| 周梅森反腐经典 |||||

至高

周梅森

利益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周梅森反腐经典

至高利益

周梅森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至高利益 / 周梅森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周梅森反腐经典)

ISBN 978-7-5399-7210-7

I. ①至…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2348 号

书 名 至高利益

著 者 周梅森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210-7

定 价 43.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周梅森，一九五六年出生，江苏徐州人，当过矿工、文学编辑，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出版有《周梅森文集》、《周梅森政治小说读本》及《黑坟》、《沉沦的土地》等中篇小说七十三种；改编并参与制作长篇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我主沉浮》、《国家公诉》、《我本英雄》等十余种；多次获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中国电视飞天奖、金鹰奖；其代表作中篇小说《军歌》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目录

| | | |
|-----|-------------|-----|
| 第一章 | 兴师问罪 | 001 |
| 第二章 | 大梦谁先觉 | 024 |
| 第三章 | 基层政治学 | 050 |
| 第四章 | 新官上任 | 073 |
| 第五章 | 拍案而起 | 097 |
| 第六章 | 混乱的阵营 | 120 |
| 第七章 | 基本国策 | 139 |
| 第八章 | 四面受敌 | 162 |
| 第九章 | 民主选举 | 190 |
| 第十章 | 铺花的歧路 | 212 |

| | |
|---------------|-----|
| 第十一章 | |
| 忍耐与坚守 | 232 |
| 第十二章 | |
| 步步紧逼 | 251 |
| 第十三章 | |
| 以攻代守 | 269 |
| 第十四章 | |
| 案情突变 | 293 |
| 第十五章 | |
| 死不瞑目 | 318 |
| 第十六章 | |
| 省委书记的愤怒 | 340 |
| 第十七章 | |
| 要为真理而斗争 | 363 |

二〇〇〇年三月六日是个兆头不错的星期一，市政府门前没像前两个星期一那样被群访人员围堵，钱凡兴的专车从解放路正门顺利驰入了政府大院。大院内的气氛也很正常，下属官员们的小车和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自行车鱼贯而入，该进车库的进车库，该进自行车棚的进自行车棚，秩序井然。正对着主楼门厅的不锈钢旗杆上，国旗高高飘扬，云丝浮动的蓝天下，十几只洁白的鸽子在自由飞翔。

钱凡兴在主楼门厅前下了车，带着一副难得的好心情，驻足看了看院落空中的艳红国旗和碎云般的白鸽，夹着公文包昂然走进了花岗岩铺就的宽敞门厅。

这时，市政府值班室的硕大电子钟正清脆地报着北京时间八时整。

经过值班室门口，钱凡兴照例问了问昨夜的情况。值班副秘书长兼接待处长徐小可汇报说，夜里沙尘暴刮坏了城西一路高压电线，省委、省政府所在区域停了电，目前正抢修。钱凡兴一听有点急了，省委、省政府停电可不是小事，当即用值班电话了解了一下情况，还把正在现场组织抢修的一位副局长训了一通。

到了二楼办公室，市长热线的同志又来汇报，说昨夜九时许，城中区幸福路一名两岁女童掉进无盖窨井里，至今下落不明，估计已无生还的希望。这个汇报把钱凡兴的好情绪彻底破坏了：简直荒唐透顶！上个月省委书记钟明仁专门就青湖市无盖窨井吞噬人命事件做过严厉批示，峡江市今天又来了一次！让他怎么向省委交代？钟明仁的批示他不但认真传达过，还亲自带人下去进行了检查，是上了电视，上了报的，现在岂不成了绝妙的讽刺？钱凡兴越想越生气，抓起电话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务必要找到女童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有关部门要追查事故责任者，查明后

予以严肃处理,还要做好女童家庭的抚恤和慰问工作;让市委宣传部马上向全市新闻单位打招呼,在查处结果出来之前,暂且不要报道。

撂下电话,赶到楼上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时,已经是八时四十分了。和会议议题关系不大的副市长和秘书长们全到了,偏偏主角——主管城建的副市长赵宝文没到。正发急时,赵宝文的电话来了,说他在中山路出了意外车祸,手被车窗破碎的玻璃片扎伤了,正在医院包扎处理,请钱凡兴先把会开起来。钱凡兴没好气地说,我开什么开?今天是研究时代大道工程建设,你主角不到,我这台戏怎么唱呀?发过火,又后悔了:人家赵副市长出车祸够倒霉的了,你怎么还这么不讲道理!正想着要关心几句,那边已挂了电话。十几分钟过后,赵宝文吊着一只绷带缠绕的白胳膊匆匆赶来了,钱凡兴这才询问了一下车祸情况,向赵宝文表示了一些亲切的慰问,与会的同志们也纷纷向赵宝文表示了自己的关切。

这时,已是九点钟了,就是说,因为这一连串麻烦事,市长办公会已耽误了快一个小时。钱凡兴瞪起眼宣布开会。偏在这当儿,不知谁的手机又不识趣地响了起来。钱凡兴急速巡察了一下,发现竟是自己的手机——他的手机开会时大都摆在秘书那里。秘书举着手机请他接电话。他不想接,绷着脸,连连摆手,让秘书关机。秘书迟疑地说,钱市长,是青湖市委书记吕成薇的电话啊!吕成薇?钱凡兴略一踌躇,这才把手机接了过来。吕成薇是省内最年轻的地市一把手,也是惟一一位女市委书记,他中央党校的老同学,她的电话不接不太好。

钱凡兴开口就抱怨:“吕书记,你捣什么乱?我这正要开市长办公会哩!”

吕成薇说:“钱市长,我敢和你捣乱呀?是想你了!正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向峡江市前进着呢,我要专程拜会你们市政府,一并也和你叙叙友情!”

钱凡兴打哈哈说:“吕书记,咱们有多少友情可叙?谈爱情我还有点兴趣。”

吕成薇说:“谈爱情也成啊——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江水代表我的心……”

如果不是当着这么多下属同志的面,钱凡兴还会继续和这位女市委书记逗几句的,因为场合不太对头,就没敢放肆下去,又胡乱扯了几句,合

上了手机。

这时，钱凡兴并没有意识到青湖女书记的突然到来会有什么麻烦，还交代接待处长徐小可中午安排一桌，准备热情接待吕成薇。交代完，正式开起了会，自己先讲话定调子：时代大道已经不是上不上的问题了，而是怎么上的问题！

结束讲话时，钱凡兴有些激动，沙哑着嗓门说：“……同志们，市人代会刚开过，我们这届政府班子算是正式登台亮相了，我这个市长不喜欢空谈，就喜欢干实事干大事。不干大事实事，省委领导不会答应，咱峡江市二百万人民也不会答应。所以同志们，今天咱们就别再务虚了，一口唾沫一个坑，就说怎么干吧！请各位多给我想办法，少给我谈困难，没困难还要我们这帮官僚干什么！”

调子这么一定，以往对时代大道表述过不同意见的同志都不怎么说话了。

主管城建的赵宝文副市长按钱凡兴的事先安排，谈起了时代大道的规划论证。

就在赵宝文副市长谈规划时，钱凡兴走了神，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头：青湖市委书记吕成薇咋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跑到省城来拜会他？专程拜会不可能，最多是来开会，顺便看看他。可最近省里好像没说要开什么会呀？省委书记钟明仁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也都不在家。钟书记和他们市委书记李东方今天一大早就去了秀山，考察研究秀山地区的移民问题，省长白治文也在北京开会没回来。

“要问我爱你有多深，江水代表我的心。”这才想到电话里那句挺关键的话，心里不由一惊：别他妈的峡江又被国际工业园工业废水污染了吧？钱凡兴忙叫过秘书，悄声吩咐秘书马上打个电话去询问一下国际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方中平。

没一会工夫，秘书回来了，做着鬼脸汇报说：“钱市长，还真让你猜准了！咱国际工业园果然出事了，方主任说，昨夜排污管发生泄漏，有些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了峡江，人家下游的青湖市一大早就打上门来了！”

钱凡兴咕哝道：“我说嘛，吕书记无缘无故找我来叙友情！”想了想，站了起来，拍拍手，打断了副市长赵宝文的发言，“——哎，哎，同志们，同志

们啊，咱们的国际工业园又他妈添乱了，人家青湖市委吕书记杀上门来兴师问罪了，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咱们得转移会场，马上转移！动作要快！”

赵宝文副市长觉得有点突然：“钱市长，吕书记不是还要和你谈爱情吗？”

钱凡兴道：“就算有那么点爱情也让这一江臭水冲没了！快走吧，咱这会到你们建委会议室接着开！手机、传呼全给我关了，别给吕书记留下追击的线索！”

接待处长徐小可请示说：“钱市长，中午不是说安排一桌的么？这……”

钱凡兴把桌上的文件往皮包里收着，准备转移：“哦，你照样热情接待吕书记嘛，这个，上五粮液上翅上参上龙蛋都成啊，我们市领导呢，就不出面了！”

徐小可有些为难：“我怎么和人家吕书记说呀？吕书记要是问起您……”

钱凡兴夹起皮包就往门口走：“就说我临时出差了，哦，这个，去了北京，为时代大道找资金，就这么说！”说罢，引着手下的副市长、秘书长们下了楼。

在主楼门厅等车时，赵宝文副市长吊着白胳膊挺惋惜地说：“钱市长，你看看，好不容易才结束了务虚，刚谈到点实际问题，这会就开不下去了……”

管财经的曾副市长说：“这也正常，我党成立大会不也从上海开到南湖嘛！”

钱凡兴有些不悦地看了曾凡一眼：“哎，老曾，你什么意思呀？”

曾副市长道：“开个会都东躲西藏，这也太影响我们市政府形象了吧？！”

这时，钱凡兴的专车第一个驶上了门厅，钱凡兴一边往车里钻着，一边反问曾副市长：“那你说怎么办？哦，等着吕书记来给咱上环保课？那形象就好啊？”

曾副市长说：“要我说，咱这国际工业园就该关掉，早关早好！”

钱凡兴从车里伸出头：“行啊，曾市长，有能耐你就去关，我不反对！”

坐在车里，一路往市建委会议室去时，钱凡兴在手机里把国际工业园管委会主任方中平骂了个狗血喷头。方中平再三解释，说是昨夜污染纯属意外，目前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整个国际工业园区的排污已完全达标了。

钱凡兴不信：“方中平，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污染不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人家青湖市会找到老子门上来吗？害得我连个市长办公会都开不安全！你们配合省市环保局给我查，彻底查，查出昨夜排污的企业要重罚，得罚得他们吐血才行！”

方中平那边连连应着，挂了线。

钱凡兴正要关机，吕成薇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迟疑了一下，钱凡兴还是接了，开口就说：“吕书记，真对不起……”

吕成薇说：“别道歉，钱市长，你们对不起我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钱凡兴知道吕成薇要说什么，抢先道：“吕书记，这次我恐怕要失约了，爱情和友情可能都谈不成了。北京刚来了个电话，要我和我们市委李书记立即去北京谈时代大道的资金安排问题，我和李书记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

吕成薇很意外，既惊讶，又气愤：“钱市长，你想逃，是不是？昨夜峡江又被你们污染了，青湖市一百六十七万老百姓又喝不上水了，这严重情况你们知道吗？”

钱凡兴便跟着惊讶起来：“哦，会有这种事吗？吕书记，你不要急，我让市环保局马上去查处！另外，也采取些应急措施，派车给你们送水，现在就派！”

吕成薇叫了起来：“钱凡兴，钱大市长，请别再这么应付我们了行不行！青湖一百六十七万人民早受够了，这次一定要有个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请你和李书记先不要去北京，我们坐下来研究一下根治污染问题，算我老朋友求你了好不好？”

钱凡兴沉吟片刻，叹息说：“我的书记妹妹，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幸福的城市是同样的幸福，不幸的城市有各自的不幸，峡江市是省会，是我们西川的门面，不幸的是，我们的门面不漂亮啊，时代大道设想了十年，一直未能上马……”

吕成薇说：“那你们真是太不幸了！要不要我们给你们时代大道捐

两个？”

钱凡兴来了兴趣：“捐款倒不必，吕书记，你们真捐我们也不好意思收。你们青湖也是欠发达地区嘛。不过你们可以考虑为时代大道投资，先透露一下：我们正准备出台优惠政策哩，凡投资修建时代大道的，都可以优先获得大道两旁的土地使用权，还有税收方面的优惠，我钱凡兴保证你们有钱可赚……”

吕成薇火透了：“钱凡兴，你还当真了？啊？请你们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不好？拜托你先给我解决好一百六十七万青湖市民的生存问题吧！好了，我们峡江机场见吧！我就在机场恭候你和李书记了！”说罢，挂了电话。

见吕成薇上了当，要去机场堵他，钱凡兴又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大家都很忙，让人家青湖市的一把手跑到机场空等一场也太过分了。有心想打个电话给吕成薇，说明情况，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善心不能发，他发了善心，今天就甭想安生了，下午的工作也要受影响——下午约好要和市委书记李东方碰头的。

想到了下午的碰头，钱凡兴又给市委值班室打了个电话，让值班人员告诉李东方，碰头地点临时改一下，不在原订的市委会议室了，改在亚洲大酒店，以免被吕成薇干扰破坏。顺便又问了一下省委、省政府那边是否恢复了供电？值班人员汇报说，抢修工作四十分钟前已经完成，钱凡兴这才放心了。

后来，钱凡兴坐在自己的专车里，看着车窗外的美丽景色，渐渐把吕成薇和今天碰到的倒霉事全忘了，情绪又一点点好了起来。

三月的峡江，风景这边独好，颇能激发人们的好心情。

滨江公园里的梅花大都开了，远远望去，一派让人心动的景象。中山大道两旁的老树再现新绿，很有些万象更新的意思。路口，台商赵老板的三十六层西川国际广场到底建起来了，一色的巧克力玻璃幕墙，很巍峨的样子，和对过二十八层的交通银行大厦、三十二层的罗马广场相互衬托，辉映出省城峡江的现代化神韵来。

这一切都俱往矣，钱凡兴想，下面要看他和李东方这届班子的了！

在秀山二道梁子下车时，李东方注意到，省委书记钟明仁脸色不太对头，苍白如纸，谢顶的脑门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一只手老撑在左肋下，步子也显得迟缓沉重。钟明仁戴着副方框墨镜，眼神中的痛苦谁也看不出来，可李东方分明感到这位五十八岁的封疆大吏正经受着某种病痛的折磨。

身边的大小干部没谁敢提这个茬儿，大老板不喜欢人们特别关注他的健康。

在二道梁子的山梁上，钟明仁摘下墨镜，居高临下眺望着远方寸草不生的荒凉景致，看了足有四五分钟，才回转身对身后的李东方说：“东方呀，你看看，我们这秀山是不是有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啊？”

李东方说：“钟书记，这意境作为生存环境来说，可不是那么美妙啊。”

钟明仁叹息着：“是啊，降水量本来就小，这些年又没注意保护植被，土地全沙化了，让老百姓怎么活呀！所以，要解决秀山问题，非移民不可，树挪死，人挪活嘛！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出现倒流现象了。要迁得动，安得稳，住得牢，争取在三到五年内把秀山地区十八万贫困人口都迁到峡江市近郊丰水区去！”

李东方连连应着：“好，好，钟书记，我们一定按你和省委的指示办！”

钟明仁四处看了看，发现钱凡兴没来：“哎，你们钱市长呢？怎么没来？”

李东方赔着小心说：“钟书记，钱市长正在家研究时代大道规划方案哩。”

钟明仁“哦”了一声，话题转到了时代大道上：“上时代大道是好事，有条件一定要上。不过我也给你们提个醒：摊子不要铺得太大，也别瞎吹什么几十年不落后！你们说不落后就不落后了？决策的依据在哪里呀？搞这么大的规模，资金又在哪里呀？民力不可使用过度，一定要量力而行！”

李东方听出了钟明仁话中的不满，心里不禁暗暗叫苦：这个钱凡兴，简直是自找麻烦！这阵子走到哪里都抱着时代大道猛吹，新方案肯定传

到钟明仁耳朵里去了。人家钟书记是西川省的大老板，早在十年前就为时代大道定过规划了，你另搞一套，大老板能高兴？便想向钟明仁解释一下：他们的新方案是在老规划的基础上搞的，还在务虚论证阶段，啥都没定。然而却插不上话了。在李东方片刻迟疑之际，钟明仁已甩开李东方五步开外，和秀山地委书记陈秀唐聊了起来。

钟明仁说：“秀唐啊，这几年你吃苦了，穷地方的一把手不好当吧？”

陈秀唐笑道：“大老板，移民工作完成以后就好了，现在总算是看到亮了。”

钟明仁也笑了：“哦，这么说，以前你们是生活在黑暗中啊？”

陈秀唐迟疑地看着钟明仁：“大老板，你想不想听我说真话？”

钟明仁站住了：“咦，你这同志问得怪，当然要你说真话嘛！”

陈秀唐道：“说真话，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中！一路上你都看到了，这沙化的土地上连草都不长，人畜吃水都困难，根本不具备起码的生存条件，早就该移民了，可直到今天移民工程才正式提上日程……”

李东方笑呵呵地插了上来：“哎，秀唐，你这话说得可不凭良心了吧？省委可没为秀山少操心啊，移民试点工作早在八年前就启动过，我记得就是大老板刚当省委书记时的事嘛！那次试点迁移了两个乡一万三千多人，结果倒好，不到两年就跑回去九千多，我们助建的移民村里长满荒草，连房上的瓦和门窗都拆走了！”

陈秀唐看了李东方一眼：“李书记，你说的这情况我不太清楚，八年前我还在省委研究室呢。听班子里的老同志说，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乡亲们故土难离的因素，也有安置上的问题。划拨给我们几个移民村的耕地大部分没落实，扯皮现象严重，乡亲们无地可种，不倒流回去怎么办呀？！”

钟明仁挺吃惊：“秀唐同志，这个情况，你们秀山为什么早不反映？”

陈秀唐苦笑道：“据说反映了不知多少次，连我都以为你大老板知道了呢！”

钟明仁哼了一声，自嘲道：“我知道什么？那些好心的同志关心我啊，能推的还不都替我推了？”手一挥，“现在说定：再有这种情况你们直接找我！”

李东方知道，陈秀唐真的遇事就找大老板，他和钱凡兴就没好日子过

了，忙抢过话头：“钟书记，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秀唐，以后碰到不好解决的事，你只管找我和钱市长好了，我们都不会推，我们这届班子是负责的！”

钟明仁沉着脸，指了指李东方：“东方同志，你这话我可记下了，啊？！”

说这话时，钟明仁的身子不由自主歪到了一边，支撑在左肋下的手抖了起来。

陈秀唐问：“钟书记，你……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钟明仁笑了笑，勉强挺直身子，打起精神：“没什么，没什么，老毛病了。”

一路说着，便到了二道梁子村里。许多灰头土脸的大人孩子围了过来，跟前跟后地看着他们发呆。这些大人孩子个个衣衫褴褛，目光呆滞，没有哪双眼睛透出对官员们的敬畏来。陈秀唐向钟明仁解释说，村里没有电，乡亲们都看不上电视，国家主席来了他们也未必认识。李东方被这些人看得直发毛，心想，我的老天爷，这十八万贫困人口全迁到他峡江地界上可怎么办啊？！

钟明仁好像没这种担心，情绪倒还好，在乡亲们麻木目光的注视下，四处看着，时不时地冲着人多的地方挥挥手，一副成熟政治家的派头。

在村北头一排蓄水的水窖旁，钟明仁驻脚停住了，指着其中的一个水窖，问身边的陈秀唐：“秀唐同志，这个，是粮窖还是菜窖呀？”

陈秀唐说：“是水窖。家家都有一个，冬天的雪蓄起来，人畜要喝一年哩。”

钟明仁皱起了眉头：“若是哪个冬天降雪量少或者不降雪，又怎么办呢？”

陈秀唐道：“那我们就从秀山城里派油罐车、消防车一个村一个村送水。大老板，这还闹出过笑话哩：连这里的毛驴都认识我们的油罐车，渴急了，能追着油罐车跑上好几里地！村上谁家的毛驴要丢了，乡亲们就说：追油车去了！”

随行的大小官员们轰然笑开了，李东方也禁不住笑出了声。

钟明仁却笑不出来，一声叹息，摇摇头，又步履沉重地向前走。

这时，一个穿军大衣的中年人凑到了李东方面前：“同志，你们是哪来的？”

李东方注意到，中年人的军大衣并不怎么破旧，却肮脏不堪，袖子和前襟犹如老式理发店的磨刀布，大衣里的棉絮也掏空了。李东方没回答中年人的问话，反问中年人道：“老乡啊，你身上这军大衣是救济来的吧？”

中年人点点头：“是去年秋天救济的，每家都发了一件，过冬嘛！”

李东方说：“军大衣里的棉花呢？过了冬，肯定换酒喝了吧？”

中年人不好意思地笑了：“两斤多新棉花才换了一瓶高粱烧，上当了，前头老刘家换了两瓶，哎，同志，你们是从哪来的？是不是来给我们发救济的？”

李东方摆摆手，追着钟明仁向前走：“我们不是来发救济的！”

中年人有些意外：“哎，同志，你别瞞我呀！我们这里可是国家级贫困地区，每年春上都要发救济的，连联合国的人都来看过！我们穷得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

李东方哼了一声，讥讽说：“那就用手抓嘛，你们这里是西川古王国的发迹地嘛，历史上就有抓饭吃的传统，这情况我知道！”

追上钟明仁，到得一间破窑洞，比抓饭还严重的情形竟然看到了：这家老乡正在吃饭，四个光屁股的孩子像小猪似的趴在土炕沿上喝着黑乎乎的糊糊。不但没筷子，连碗也没有，土炕沿上做了一道食槽，天长日久，食槽变得又黑又亮，像上了一层釉。孩子们当着众人的面，食欲丝毫不受影响，吃得欢快，“啞啞”有声，吃完后，小脑袋一阵乱动，把食槽里的残汁也舔得一干二净。

让李东方想不到的是，四个孩子竟都很健康，一个个肉嘟嘟的。

李东方话里有话地对陈秀唐说：“秀唐呀，你们这里的贫困和人家非洲的贫困不太一样嘛，很有点中国特色哩！穷虽穷，个个喝得脸通红，连军大衣里的棉花都能掏出来换酒喝！这几个孩子也不错嘛，身上无衣，肚里有油呀！”

陈秀唐还没反应过来，钟明仁先说话了，看着李东方，语气颇为严厉：“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说话？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秀山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我们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目光从李东方身上移开，扫视着空空如也墙无皮炕无席的破窑洞，口气多少缓和了一些，“情况严重到这种程度，我真没想到！东方啊，我看移民的速度还要加快，力度也要加大！你们考虑一下，今年移民是不是可以从五万增加到八万？尽快拿出个意见

向省委汇报!”

真是倒霉透了。李东方没想到，针对陈秀唐的几句讥讽话，竟又惹得大老板发了脾气，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更要命的是，今年一期移民五万人已经够他们峡江市受的了，这一下子又变成了八万人，真不知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但他却也敢怒不敢言。怪只怪自己太轻狂了，刚坐到峡江一把手的位置上就有点不知所以了：这种场合怎么能发表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在这种访贫问苦的时候，你得痛心疾首，得显得比大老板的心情还沉重。心里便自嘲道，李东方，就你这水平，还想按历史惯例以峡江市委书记的身份晋升省委常委?你歇歇吧!

这时，随行的省电视台记者正扛着摄像机冲着破窑洞不停地拍。钟明仁扯着那位男主人的手，要男主人注意计划生育问题。钟明仁说，不能越穷越生啊，越穷越生，那就越生越穷嘛!说罢，还亲切地拍了拍男主人的肩头。男主人也说起了真心话，道是许多救济都是按人头算的，人多点，领救济时就不吃亏。

钟明仁马上批评起了陈秀唐：“看看，你们的工作思路有问题嘛!”

陈秀唐叫苦说：“大老板，你说怎么办呢?总不能把超生人口都饿死吧?我们秀山情况又比较特殊，少数民族人口占了小一半。国际上呢，一直也很关注，有些国际救济组织动不动就和你谈人权，老说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违反人权。”

钟明仁起身向门外走：“不要睬他们，我们的立场很清楚，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嘛!”在门口，从几个光屁股孩子面前走过时，钟明仁弯下腰，摸了摸其中一个孩子的光脑袋，颇为亲切地问，“小家伙，长大以后干什么呀?啊?”小家伙想都没想，便口齿清楚地道，“吃救济。”弄得钟明仁愕然一怔，好生尴尬。

这一回，身边的人谁也不敢笑了，包括最想笑的李东方。

回去的时候，钟明仁招招手，示意李东方上他的车，和他一路同行。

李东方知道大老板可能有什么话要和他谈，忐忑不安地上了钟明仁的车。

大老板身体显然很不好，一上车，人就像瘫了似的，一句话不说，仰靠在椅背上喘息着闭目养神。李东方想劝大老板注意点身体，话到嘴边没